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梁 斌/著

HONGQIPU

红旗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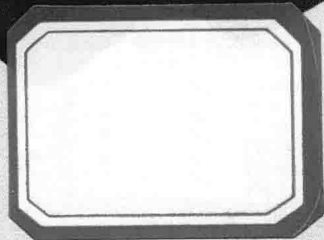
下

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梁斌/著

HONGQI PU

红旗谱

下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13

冬天的早晨，满天雾气腾腾，出去五步就看不见人影，江涛踏着堤上的雪路，想进城去跟贾老师研究运动进展的情况。刚刚走过大渡口上的小木桥，就看见贾老师和张嘉庆过来了。江涛一手握住贾老师的手，一手握住张嘉庆的手，三个人沿着千里堤向回走。一路走着，江涛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情况。贾老师倒背着手，一边走着一边听，眯着眼睛考虑。听了江涛的谈话，眼睛笑成一对月牙儿，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你创造了一套工作



方法。”不绝口地称赞着，又问：“你是怎么掌握的？”

江涛说：“你不是说，解决什么问题，掌握什么矛盾吗？”

贾老师又连连点头说：“是呀！从阶级观点出发嘛！除非真正在群众里树立起好的骨干，才能搞好一个运动。像你吧，面对人人进行工作，一个一个村地占领。按部就班，稳扎稳打，向四外发展，这种开辟工作的方法，真是太好了！”

江涛瞪着眼珠一想，脸上忽然笑起来，说：“嘿！你要是不说破，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弄好的。”他又愣着眼睛想：需要分析！

贾老师说：“去年嘉庆在河南里搞秋收运动，是掌握了广大农民要求冬天有饭吃，有衣穿，不冻死饿死的要求，一哄而起。你呢，是先经过组织，搞通思想，然后形成运动。这两种方法，在新开辟区来说，是相辅相成

的。你是先组织群众，再形成运动。他是一哄而起，再巩固组织。”说着笑了，看了看江涛，又看了看张嘉庆，说：“两种不同的方法，说明了两个人的不同性格。”说着，又笑了一會子，笑得张嘉庆不好意思起来。

张嘉庆也是贾老师领上革命道路的爱国青年，他脱离了地主家庭，加入了中国共青团。

到了江涛家门前，一行人才从堤上走下来，走进小门，江涛把他们让到小屋里，叫母亲烧水给他们喝。

贾老师说：“上级有指示，叫咱们把机关从城市搬到乡村，还得找个安交通站的地方。我那家里闹得太红了，我想在这村找个秘密地方。我们的人可以在这里常来常往，还得吃饭睡觉，还需要两个积极可靠的人。”

江涛想叫贾老师跟父亲谈谈这个问题，又觉得不怎么太恰当。他说：“这个好说，咱



去跟忠大伯谈谈吧！”

三个人走出来，沿着村头小道，去找朱老忠。正好朱老忠在家里，江涛给贾老师介绍过了。贾老师知道朱老忠不是一般人，表示十分信任。朱老忠忙叫贵他娘给他们烧水喝。贾老师把要在这村安交通站的事，跟朱老忠一说，他抬起头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正好，咱有个机密地方。”

朱老忠领他们到朱老明那里，站在大柏树坟前，说：“你看看这个地势怎么样？我们的人，要是从城里过来，经过大渡口或是小渡口，沿着千里堤，沿着村边走过来。一个人也见不着就走到这大柏树坟里。从别的方面来了人，在这里歇一下脚，再过河往南走。要多方便，有多方便。”

朱老忠又领他们走到伍老拔那里，站在大堤上往南一望，说：“看！这个地势怎么样？有人从北边来，在这地方站站脚，再往

南去。有人从南边来，要是懂点水性的，就从这地方凫过河来。”

贾老师向南望了望，又向北望了望，觉得这地方四通八达，又宽敞又机动，就一口答应下。他又低下头，斜起眼睛，深沉地思考了一下，觉得这位老人很有见识。又了解了他的出身和历史，决定把交通站搬到这个村里来。随后又说：“这是个重要工作，可要秘密呀！”

贾老师一直在这里住了两天，和伍老拔、朱老星、朱大贵他们见了面。他们把贾老师请到家去，坐在热炕头上，说工作上的话，拿过年的东西叫他吃。最后，他决定在这里建立个乡村支部。

贾老师对锁井的党群情况非常满意，他说：“创造一套切实有用的工作经验，是不容易！”他分派江涛上附近几个县里去，传达锁井区组织、发动群众的经验。时间很紧，要



在大年二十五以前赶回来。他说在城里二十五大集那天，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，由江涛出头领导。

贾老师回城了，留下张嘉庆，在锁井一带挑选一批农民积极分子，组织农民纠察队，去保卫大会。

那天晚上，朱老忠找了严志和、伍老拔、大贵、伍顺。又在大严村、小严村、大刘庄、小刘庄，几个村庄上找了些学过拳脚、老实可靠的小伙子。从破柜里头找出三截鞭和铁镖，找出长枪大棍，去当纠察队。张嘉庆把人们集合在柏林里，练习拳脚刀枪。讲解纠察队怎样保卫大会，讲说怎么样地在大会上保护领导人。

 14

二十五那天早晨，朱老忠套上一辆牛车，去赶城里大集。车上载着一个破躺柜，把纠察队的刀、枪、剑、戟，各种武器装在柜里，又装上几把子爆竹鞭炮。大贵拿着红缨枪坐在大柜上赶着车，纠察队的人们，三三两两地在车后头跟着。

进了城门一看，每年年集最热闹，今年比往年人更多。卖肉的，卖菜的，嘈嘈杂杂。卖年画的，压扁了嗓子，尖声唱着。江涛和严萍挤在人群里，左拥右拥，左挤右挤，挤



到南城根爆竹市里。大贵登在大车上，手里拿着红缨枪，指指划划，憋粗了嗓子吆喝着。伍老拔和二贵，放得大爆竹劈啪乱响，小鞭炮毕毕剥剥，还有黄烟炮、大灯炮，刺溜溜一个起花钻到冒天云里（注：半天空里）。放爆竹的硝烟，像云山雾罩，正在热闹。赶集的人们密密匝匝，越集越多。江涛登上大车，把哨子一吹，人们从牲口市里、棉花市里、菜市里走出来，从杂货铺里、饭馆里走出来。大贵站在江涛一边，把粗胳膊大拳头一举，说：

“反割头税大会开始！”

市上的人们听得大贵喊叫，一齐愣住。卖爆竹的，停止了买卖。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，谁也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。大街小巷，飞出红红绿绿的传单标语。严萍拎着竹篮，从这个胡同走到那个胡同，散发传单。她把一簇传单，刷刷地甩上天，又看着那些

红绿纸张随着风飘悠悠地落下来，赶集的人们伸手接住，高声念着。市上人们扬起红彤彤的脸，伸起头东张西望。江涛提高了嗓音，喊：

“父老兄弟、乡亲们！一年四季忙到头，杀猪过年也纳税……”

他讲了一会子反割头税的事，又接着说：“反动派们北伐成功了，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，苛捐杂税更多了：地租和高利贷是抽筋，地丁银、附加税是拔骨，割头税比刮皮还疼……我们受苦人就像牛，像马，像一群牲口，成天价在泥里、水里、风里、火里，滚来滚去……”

“我们耨起地来，两手攥着锄钩，把腰一弯，像个罗圈儿，太阳晒得脊梁上冒出黑油儿。自春忙到秋，把租一交什么也剩不下。寒衣节过去，身上还没有遮凉的衣裳。冬季里，寒天大雪，天黑了，灶筒里还冒不出烟



来。使了账，三年本利停，‘现出利’‘利滚利’‘驴打滚’，利息越来越重！

“新年一到，要账的挤破了门框。起了五更，还没有下锅的饺子……”

“一千斤的大铁枷，加在农民身上，我们种地人家好苦啊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喘着气停住。贾老师穿着白茬子老羊皮袄，坐在大车上，把猴儿帽拉下来，光露着两只眼睛，谁也认不出他是谁。江涛弯下腰，问了他一句什么，他抱起江涛的脑袋，说了几句话。江涛站起来，说：

“新军阀和旧军阀们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混战到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贪官污吏们，光管升官发财，不管农民死活！搜刮民财入地三尺……”

江涛憋红了脖子讲着，一眼瞥见严萍在小墙头底下，睁着闪亮的眼睛，在看着他。他的眼睛里冒出金色的火花。用着金属般的

声音，高声喊叫：“穷苦同胞们！要想改变这种光景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朱老忠睁圆了眼睛，在人群里看着江涛，想：“这孩子真的成了大人，说得有条有理。”冷不丁伸起胳膊喊：“抱团体（注：紧紧地团结在一起），伸手干！”

江涛继续说：“对呀！大家抱团体，人多势力大！现在我们提出‘反对割头税，打倒冯老兰。’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

几万只手在扬动，几万张旗子在摇摆，几万张嘴喊着，喊声像春天第一次雷鸣。

严志和在人群里，看这匹小犊儿（注：这里是一种爱称），简直成了人们眼里了不起的气候。眼角上不由得津出泪珠，又想起运涛：“那孩子要是在外头，只能在江涛以上，不能在江涛以下。可惜他要在监狱里住一辈子！”他看见江涛在台上，眼儿一盼，手儿一摇，就有千万人举起手向他招呼。严志和噙



着眼泪跳起来，喊：

“好小伙子，呱呱叫！”

朱老忠和严志和悄悄地碰碰头，龇开牙齿暗笑。朱老忠说：“看吧！咱这孩子行了！”

严志和说：“咱也不知道谁家坟里长大树呀！”

大贵，那个宽鼻骨梁、厚嘴唇的小伙子，两腿一蹦三尺高，呱呱地落在地上，喊：“反对割头税，反对土豪劣绅冯老兰！”在太阳的照耀下，人们张开大嘴一齐呐喊，如同大河里滚滚的浪花：“一定要和冯老兰算老账……”“打倒封建疙瘩冯老兰……”一阵阵喊声，传到远方。

张嘉庆带着朱老忠、严志和、伍老拔、大贵他们，紧紧卫护着江涛和贾老师，气势雄壮地准备着战斗。枪尖上闪着光亮，想喝敌人的血！刀锋上明丢溜溜，想吃敌人

的肉！

江涛按照贾老师的意图，指挥游行的队伍。做买卖的停止了生意，万人空巷，看着这雄壮的队伍在大街上走过。一群群农民，迈着有力的步伐，学生们唱着《国际歌》，站满了一条街。排头到了税局子，排尾还没离开爆竹市。江涛呼呼哧哧地跑到队伍前头，严萍在后头紧跟着。他把哨子一吹，人们唿噜地挤上去，挤了门子，砸了窗户，闯进税局子。吓得冯老兰变貌失色，跳过墙头逃跑了。冯贵堂也跳过墙，撒腿就跑，丢了鞋子，掉了帽子，穿过几条胡同，跑到县政府后门。小门关着，他爬过短墙，跑到县长室里。县长王楷第问他：“你丢靴甩帽的这是干什么？”冯贵堂呼哧着说：“共产党们来了，砸了税局子！”王楷第惊得两只眼睛像鹩鸡儿，问：“什么？”冯贵堂说：“反割头税的人们来示威了！”王楷第立刻站起来，



走到大堂门口大喊：“警察队，保安队，集合！出发！”

江涛见找不到冯老兰，爬到屋顶上，指挥队伍：“老乡亲们！土豪劣绅逃走了，怎么办？”

大贵伸出粗胳膊大拳头，瞪出大眼珠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

“土豪劣绅打倒了，上县政府，去铲除贪官污吏！”

江涛说：“土豪劣绅还没打倒，还得狠狠地打！”

江涛又把哨子一吹，喊了口令，大队人群跑向县政府。张嘉庆带着纠察队，紧跟着江涛和贾老师。大贵、二贵、庆儿、伍顺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，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第一次说出内心的话。有说、有笑、有跑、有跳，乐得什么儿似的。严萍第一次看到这神圣的农民革命的图景，兴奋得忍不住

掉下泪珠来，用手巾擦着。江涛看她身子骨儿单薄，浮游在人群里，一会涌到这一边，一会又涌到那一边，被人们挤得歪歪斜斜的，就偷偷地挽住她的胳膊。

江涛看今天群众情绪好，经过官盐店的时候，又喊了一声：“官盐又涨价了，怎么办？”

朱老忠大喊一声：“反对官盐涨价，抢他！”一句话没说完，人们兴奋起来。贾老师在大贵耳朵上说了个小话儿，大贵冷不丁地把大胳膊一伸，喊出：“反对盐斤加价！”

随着喊声，人们如雷一声吼，一齐拥上去。大贵两腿一跳，蹦上盐槽，拿起秤杆在柱子上一摔，喀嚓的一声折做两段。拿起簸箕说：“来吧！老伙里的东西，随便抢吧！”人们抢了盐，用手巾、用褂子襟包着。重又整了队伍，上县政府去。走了一截路，前队又停住。江涛跑到前头一看，骑着马、穿着